

金针度绣 巨刃摩天

——黄均书画展讲述“老竟天成”

亦言



一经春风(国画) 130厘米×68厘米 黄均

新年伊始,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老竟天成——黄均书画作品展”将于2月23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汇聚了黄均的书画精品60余幅。此外,还将展出黄均青年时代创作的诗稿及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期间的教学笔记等文献资料,可谓是对黄均艺术创作的一次重要总结。

黄均,字懋忱,北京人,祖籍台湾淡水,现年97岁。受祖父影响,自幼酷爱绘画,于1928年加入徐世昌主办的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学画。最初向徐燕荪学习人物画,后又师从陈少梅和刘凌沧专攻人物画,系统学习传统的工笔重彩技法。毕业于画会后即被聘为该画会的助教。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徐悲鸿校长之邀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深受器重,尤其是在中国画如何推陈出新方面深心得。

除写生人物外,黄均还非常喜欢写生牡丹,长于大青绿金碧山水,后又多画兰竹,他的兰竹既来自生活,得之于对兰竹生长规律的观察,又能参以元明墨竹和兰草的用墨精髓,故有“枝梢倏尔长毫端之势”。新中国成立后,黄

均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包括年画、插图等,其中有古典题材的如《文姬辨琴》,现代题材的如《蝴蝶泉边》、《草原轻骑》等。其工笔不仅细腻,更重要的是传神,如《蝴蝶泉边》中蝴蝶在泉边飞动,白族姑娘甜美的微笑,系着腰带的小手腕上一对金色的手环,似乎这一切都在动,这种动感的美加之细腻的刻画,使画面传神达意,引人入胜。

黄均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担任教职,直至退休,他一辈子都在从事工笔画的教学工作,勤于耕耘、桃李天下。“金针度绣 巨刃摩天”是黄均在课堂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意即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要工笔、写意两者皆能,特别是在进行工笔画创作的同时要懂得写意精神,这样才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黄均在自己的艺术生涯里也一直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毕生为之追求。据介绍,此次展览中除了设色艳丽、造型神逸的仕女画之外,还可以欣赏到其竹石、山水、花鸟等写意作品。这些作品参以宋元绘画的精髓又融入作者自己的浪漫情怀,颇具神韵。此外,从作品的题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黄均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这些都是当今

艺术创作所缺乏的,也是今天艺术家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在此次的展览中,一幅题为《卅祝图》的北京画院藏品值得一提。黄均作为20世纪北京画坛的亲历者,见证了北京画院从成立之初到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所以在1987年,北京画院30岁生日之际,黄均欣然创作了以青竹为主题的《卅祝图》作为生日献礼。另外,还手书“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丹青圣手辉映神州”,向当时人才济济、蓬勃发展的画院表达良好祝愿。这件饱含老艺术家深厚情感的艺术品完好地保存在北京画院,它是画院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画院与著名老艺术家之间情深意长的美好见证。

黄均深受家学和师门的影响,十分注重诗词与绘画艺术的融合,在展出的诗稿中就有黄均先生早年专门撰写的题画诗,从一本本诗稿里,观众可以看到老一辈画家向传统学习的态度和努力。此外,在继承了传统工笔重彩技法的基础上,黄均还不断坚持自己的创新与探索,将行之有效的运用到教学中去,并总结、撰写了多篇关于工笔重彩技法的理论著作,这些都是中国画界的宝贵财富。



草原轻骑(国画) 80厘米×105厘米 黄均

自说自画

唤醒在画中

崔小健

有人看着墙上的我的画问道:“你最喜欢表现什么?”他这么一问却把我问住了。我以为自己的表现已经在画上,倘若还要靠说,不是画没有画出来,就是去说非绘画的东西。

我是画家,总是感觉先行的。开始的时候,自己穿过大街、路过树林,看见光照、触摸一个带叶的水果,总是有质地的东西引起我的绘画兴趣,似乎绘画的开始和结束就在这个“看”的感觉

中。日子久了,你终于发现绘画的魅力不仅如此,因为一幅好的艺术作品留在画中的激情可以延续万年且照亮一个深邃世界。因此,你画一朵玫瑰花,如果画得毫无生气,它再怎么象征爱情也是朵假花。一朵盛开的花,其盛开就是入画的姿态,不说是什么花,就已经面临绘画了。单凭花的姿态,用中国古画论来看:花的横生有临风、承露、带雨、迎曦时各种细微百态。一朵花的取势,包含了气的贯通、花的参差向背、枝叶流畅、布局疏密而不紊乱、合而观之时一气呵成等等。这是千古不变的绘画表现的本领和功夫。如此,你要表现的其实就是事物自己存在的东西,至于绘画也就是绘画而已。



绿伞、狐狸狗、小高(油画) 146厘米×110厘米 崔小健

了,原因是根基出现了问题。其实,绘画就是绘画,多一份其他功能就是少一份绘画本身。意义也罢、能指和所指也罢,这些都是艺术绘画势弱的表现。绘画之所以为绘画就是画中留存着千万年不变的激情,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照亮和指引。绘画形式属性改变就是绘画存在的淡化,这是每位画家心知肚明的。从1994年到现在,我在绘画的视觉范围内观察,画眼睛看到的東西,尽管有时只画简单几笔。我采取的方法基本是“达而不作”,否则就不是观察了。那些微小的事物,一些普通的房屋、身边的人曾经密集在某处、而后又消失了……热闹、消失,事物的沉寂状态只是让我回到要画关心的问题上。因此,我的工作就是抓住她,即“唤醒在画中”。

清晰地画完一幅画,自始至终都知道结果如何,那实在是做画家最无趣的绘画行为。一个东西自己出现了,或者还能够带出些什么,是最感兴趣的。我爱中国古诗中类似“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白描状态。在王国维看来诗是一种“客观”诗,但细细品味,虽然诗中没有人情感参与,但“起”“下”“低”“抬”是人身体的方向感觉,这个呼应有身体的参与,是对事物本身的接近。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的绘画往这个方向发展。



熟苹果(油画) 局部 贺慕群

贺慕群：朴素生活的歌者

美周

贺慕群,192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65年赴法,2002年叶落归根,回国定居。在巴黎生活和创作的37年间,贺慕群以自身的奋斗和过人的才华,在艺术家云集的巴黎赢得了自己的位置,成为继潘玉良之后,最为杰出的华裔女艺术家。

贺慕群虽然在艺术思想上受到巴黎自由艺术之风的熏染,喜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艺术表现,但她在绘画创作上并不随时代潮流而动,反而沉潜于绘画艺术自然朴素的本质,以具象表现之法描绘日常生活中朴实无华却散发着生命魅力的事物。静物、人物是画家最常表现的题材,面包、蔬果、生活用具、劳动者、孩子、画家自己……这些现实生活中最普通的物与人,画家以一颗诚挚与关爱之心来看待它们,以

浓郁的色彩、率性的用笔和简约的形式来表现它们,使它们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生动和内在的力量,每每令人观后深受感动。

2月17日至3月6日,“贺慕群艺术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展出画家上世纪50年代到最近创作的代表性油画、版画、素描、速写等作品近150幅。早在2002年贺慕群结束巴黎的生活回到上海定居时,上海美术馆就为其举办了一个较为大型的个展,将其从巴黎带回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的作品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与上次个展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次展出的作品里不仅增加了不少她盛年时期的力作,还增添了最近几年的新作,以及早年的一些精彩纸本作品。因此,此次展览称得上是她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次艺术回顾与展示。

陈湘波、文祯非作品在美展出

本报讯 2月9日,“东西交融——陈湘波、文祯非作品展”在美国华盛顿州百威尔市岗纳乐兹船画廊举办,共展出画家陈湘波和文祯非近年来的创作40幅。展览将持续至3月6日。

陈湘波的绘画作品延伸着中国画的本体方式,画风朴素、清澈、柔和、自然。他继承了岭南画派的优秀传统,以深厚的造型基础与超凡的色彩之觉,以新法为韵,积国学为本,赋形象以自然之理,显事物天趣,寻文境本源,以构成画之核心。这些都源于他用心感悟宇宙中的自然之道,由此达到了心境与画境的呼应,绘画技法实乃道法的转型。陈湘波现为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祯非的油画具有一种神奇的东方魅力,其风景画笔触富有质感,色彩生动,韵味十足,而那种兼具诗意的写意手法无疑在当代中国油画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他的风景画,那种神秘、忧郁而又丰富深邃的情调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文祯非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美术专业,2007年获得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艺术总监。(亦言)



依偎(国画) 陈湘波



探梦(油画) 文祯非

李耀林赴意呈现“中国寻梦”

本报讯 2月5日,“中国寻梦——李耀林油画作品巡回展”在意大利展出,共展出画家新创作的油画作品30幅。该展是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绘画展览之一,巡展城市包括罗马、米兰、威尼斯等。

据悉,此次展出的作品以中国古典民居和中国古代皇宫建筑为主题。李耀林认为,建筑是一个国家、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的外化,集中了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和建造智慧,充满了造型艺术的视觉能量,尤其承载着民族历史的过程。这一艺术思想在其风景画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中国南方的古典民居,以大面积白墙与黑瓦顶构成节奏感极强的色调。墙、瓦与门窗的点、线、面对比,黑白平面分割,极具形式美感,造型极简而内涵丰富。中国宫殿建筑以红墙与橘黄琉璃瓦构成华丽辉煌的东方色彩,白色大理石基座更烘托了

华贵至尊之气派。建筑空间尺度从容大度,极具视觉稳定感和空间感。在这两种建筑中蕴涵的中国造型艺术特征非常鲜明,并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李耀林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百灵)



月上宫墙(油画) 李耀林

回声壁

■“绘画创作一直是本科生就很好了,研究生就不一定很好,博士生就更不一定很好了。以前没有艺术院校的时候,师傅带徒弟的教授方式同样可以诞生大画家。我带的博士生方向是中国油画研究,比较笼统。这个专业的博士生是非常奇怪的,毕业时不仅要毕业创作,还要提交论文,其实绘画本不应该有博士。一开始我就反对,但是反对没用,别的学校都做,中央美院也就做了。画家本来写论文是很困难的,总体来讲,基本是凑合毕业。”——靳尚谊说“其实绘画本不应该有博士”

中国的论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博士数量大概也名列前茅吧。论文大国却没有培养出一位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再多又有什么用?国内这些年培养的绘画专业博士也有不少,多是“凑合毕业”罢了。

■“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艺术的理解,在我看来还停留在‘五四’到1970年代这段时间,‘画一个东西要很像这个东西’,受这种艺术观念影响成长起来,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博物馆体制,有艺术变迁的线索,新艺术的变化都随时能让老百姓看到,中国还没有。尽管当代艺术出现了30年,但媒体基本不报道,近几年报道了,也仅仅是把当代艺术作为‘艺术是高价商品’这一角度去报道。”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在我们这儿,非但“艺术变迁的线索”是含混的,就连社会变迁的线索也是断裂的,无论艺术还是其他,渊源、脉络、原因和真相至今难以理清。

■“就在人们感叹去年艺术品身价猛增的时候,明星书法家们也在偷着乐。赵本山现在是一个字23万,但仅仅3年多前,也是那几个‘平淡无奇’的字,一个字却只卖到8500元。这么短的时间内,赵本山书法的身价陡增了27倍。这个涨幅绝对是惊人的。即便是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在‘涨’声一片的艺术品市场,其代表作《巴人汲水图》6年间也不过涨了10倍。赵大师可比徐大师厉害多了。”

——邵亮在《上海青年报》撰文《赵本山书法拍出天价幕后揭秘》

本山大叔写的不是字,写的是名。书法须有“法”,赵体有“法”吗?鄙人愚陋,没看出来。

■“前几年说‘策划人时代’,策划人很时髦,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但现在策划人身份不再那么受青睐,可能是庸俗的展览泛滥成灾了。尤其是带有嘉年华性质的双年展、三年展的模式,往往起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似乎什么作品都可以囊括其中,成为一个秀场和大party。而大规模的展示也使观者难以认真解读作品,甚至最后看得都视觉疲劳地要呕吐了。这种双年展、三年展往往也成为政府的文化业绩或商业性操作,这就更背离了展览的前卫性与学术性。”

——策展人冯博一谈“庸俗的展览泛滥成灾”

展览搭台,娱乐唱戏,各地盛行的双年展、三年展,不少是貌似学术、名不副实的秀场。

续随子 点评